

“山怪”的 故事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三篇短篇小说，都是以东北抗日斗争为题材的。

《“山怪”的故事》写了一个老伐木工人智擒特务的故事。它反映了老英雄机智、勇敢、富有风趣的革命性格。

《“铁孩子”》，描述一个贫苦少年参加抗联，在党的培育下不断成长的故事。

《密林里的搏斗》生动地刻画了一个坚强勇敢、忠于革命的抗联“老交通”的光辉形象。

这三篇小说的故事曲折动人，写出了三个不同的革命英雄人物，他们是广大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。

“山怪”的故事

张克非 著

唐洪民 插图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道里森林街 14-5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28}$ · 印张 $3\frac{3}{14}$ · 字数 55,000

1963 年 2 月第 1 版

196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

书号：0119

统一书号：R10·105

定价：(3)二角一分

目 录

“山怪”的故事.....	1
“铁孩子”.....	22
密林里的搏斗.....	45

“山怪”的故事

“山怪”的名叫赵长发，“山怪”是他的綽号。“山怪”的老家是山东。十二岁那年，三伏天里他穿一件破棉袄跟同乡来到关东，在山里伐木場打杂。十八岁上才当了伐木工，像牛一样又干了十多年，省吃俭用，积攒了六十块銀洋。他想用这点血汗錢成个家，过几天好日子。

他把錢藏在一个自以为人不知鬼不晓的地方。那一年，他家里来信說他娘病重，要他捎錢。这时候，他到那个藏錢的地方一找，瞪眼了：六十块銀洋，让人家連窩端了。明知錢被把头孙扒皮給偷去了，可就是眼巴巴没办法，气死你是自己的



事，誰管你！赵长发忍着滿腔子怒火找到孙扒皮，想央求他暫借几个錢給娘治病。孙扒皮說：“我借你五十块錢，头一年还一百，第二年还二百就算清，要不，替我白干三年活，也算还清。”赵长发一听，气得两眼冒火。这不是逼死人不偿命么？到晚上，赵长发鉄了心，他摸到孙扒皮住的棚子，用斧子把这小子給剝了。杀了人这地方就不能呆了，他一跺脚就跑进了另一座山林。那时，这座山林的木头还没人砍，这一帶只有鄂伦春人打猎，他来了之后，立誓再不砍木头，就和鄂伦春人厮混在一起了。他替他們盖了几間木头房子。全套木匠活他都包了下来，手艺是真高明！这还不說，他那套在森林里生活的本領也真叫人佩服。他在这遮天盖日无边无沿的林海里，就像到家一样的熟。滿天大霧也好，風雪漫山也好，他从来也不迷山。森林里的一条条小道，一个山澗，一个沼泽，他說起来都像在手掌上一样清楚。他那耳朵，他那眼睛，也都特別灵。远处有点什么風吹草动，只要他側耳一听，馬上就可以辨出来的是人是兽。并且什么样的人，哪一种野兽，都辨別得分毫不差。他只要观察一下野兽的足迹，就能判断出公、母、老、壮和野兽的去向……。这套本領連鄂伦春的老猎手都豎着大拇指贊不絕口。別看他身材高大，可是动作比松鼠还灵巧。你和他走着走着，一轉眼他就沒影了，你正发愣呢，只听有人喊你，抬头一看，他大模大样地在树杈上坐着呢。至于他的枪法，只要讲一件事就可以明白。当时有一个鄂伦春小伙子，名叫巴图，年輕人好較量，听說赵长发枪法好，心里有点不服，总想找机会和他比試比試。有一回，他死纏着赵长发和他一同打猎，想趁机較量一下。赵长发眯了眯眼睛就答应了，他俩背上枪挎上猎袋进了林子。赵

长发是一个“山里乐”，进山就高兴起来，嘴里不断低声哼着小调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，一会儿眯起眼睛微笑，一会儿又用手去摸他那儿根稀落的胡子。他走得快，步子又大，小巴图虽是个棒小伙子，还得费很大力气才能跟上。他俩走呀走的，眼看天黑了，什么也没遇上。你知道森林里总是黑得早，太阳刚要落山，森林里就黄澄澄一片。小巴图很是扫兴，正想往回走呢，忽然，从草丛里传出一种特殊的扎扎声和丝丝声，小巴图紧张地但是也挺熟练地端起猎枪，朝着响处准备放枪。赵长发瞧他一眼，把眼睛又眯成一条缝：“放下吧，这是野鼠。”小巴图怎么能信呢！他仍然端着枪，凝神注视，希望跳出什么野物来。可是过了半天，再也没有动静了。“难道他说对了？”巴图心想。“行啦，走罢！”“山怪”死力地催促，小巴图只好半信半疑地跟他往前走。后来，他们走进灌木林的边缘上，赵长发向小巴图丢了个眼色，暗示他停下来，他侧耳一听，然后对巴图说：“这回搜火吧，是兔子！”小巴图还是半信半疑，就在一愣之间，从灌木丛里真的窜出一只野兔，它轻轻的身子一纵一跳，像飞起来一样。“砰！”小巴图的枪到底响了，可这兔子被枪声一惊跳得更快了。小巴图觉得没脸放第二枪，他惭愧地瞧着赵长发。只见赵长发不慌不忙地瞅着小巴图，说一声“打它的前大腿根儿！”随着枪声看去，那兔子猛地跳了一下，落到浅草丛里，就不再动弹了。小巴图正暗下里惭愧，不料因为这两枪惊动出来一只狍子。小巴图一见，立刻高兴起来，他瞄准就冬冬放了两枪，狍子似乎被打伤了，不过稍停一下就又跑起来，显然是比以前慢了些。赵长发又笑了笑：“你打高了，往下二寸才是正地方。来，小伙子看我的。”他说着话随便把枪往起一端，你看



他好像沒瞄准，就在这一抬之間，枪响了，那狍子应声而倒。“看看去吧，你打的是脊背，我打的是腰。”小巴图急忙跑去，将两只野味斂在一起，細心地观察着，兔子的前脚真被他打断了。狍子呢，脊背上穿了一层皮，这显然不是致命的一枪，所以它还猛跑，在下面不到两寸的

地方又一枪，这确是要害的地方，当然是赵长发給加的了。小巴图从此心服了：“他的枪是老单筒，坐力又大，他使起来怎么那么应手，手法是那么干淨……好像不是子弹打着野兽，倒好像野兽故意迎着枪弹往上碰一样。”小巴图心里想着。

从此以后，小巴图見人就說赵长发是山里的神怪。打这“山怪”这个綽号就叫开了。这以后他俩总在一起打猎，一起到城里去卖……

一九三一年，日本人占了这儿以后，他們的日子就更加难过。鄂伦春人被鬼子挤到深山里，“山怪”也跟去了。一九三八年

秋天，抗日联軍进了山，随后鬼子也跟上来了。日本鬼子恨不得把抗联一口全吃掉，不过他们总是吃抗联的苦头，所以到了山外就眼巴巴不敢进山。后来想出毒计一条，他们在山口一带建立起伐木场，一方面砍咱们中国的木头，一方面妄想把山封锁住，活活把抗联困死在深山里，——不过这是梦想！你想，只要山里还有鄂伦春人，只要还有汉人老百姓，一句话：只要有群众，鬼子的诡计就不能实现。群众送米的送米，送棉衣的送棉衣，就连攢了二两盐都要给抗联送去呢，——这怎么能困死咱们的人！赵长发他们呢，也真往深山里退了退，在林子里搭了一座小马架住了下来。那时这地方是没人敢来的深山。赵长发给抗联当了“交通”。这以后，他就像更聪明了。他常绷着脸对小巴图说：“汉人、鄂伦春人团结好，打走鬼子，心直口快可不行啦，什么事都得动脑筋哪！”这种斗争可不简单，“山怪”也真行，总是出色地完成任务。斗争了两年多，鬼子仍然是奈何他们不得。可你想，鬼子嘛，他们哪能甘心，还是想尽千方百计要消灭抗联，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总是打错，一回回总赔账。

一九四〇年冬季。有一天，风雪交加，冷的狗直龇牙。

别看这么冷的天头，“山怪”的两间小马架烧的倒挺暖和。这天夜里赵长发刚要睡下，他的猎狗忽然竖起耳朵听了一阵，就围着赵长发连跳带叫，……赵长发觉察出外面有动静，把猎枪的引火帽检查了一下，又轻轻地拍了拍猎狗的头，猎狗乖乖地蹲下去不再跳了。赵长发向门外侧耳细听，果然在风声里夹杂着嘎吱嘎吱踏雪的脚步声。“喝，还两个人呢！”“山怪”心里盘算着，几步窜到外边一棵大树后躲起来，等来人走近。他故意把枪机弄出响声，

給來人一個知會，他從來主張明人不做暗事。這一來對方答話了：“趙長發同志，趙老大爺么？”來人小心翼翼地問着。

“是自己人！”“山怪”雖然這麼想，可仍然不放鬆警惕，在樹後厲聲喊：“誰？報個字號，什麼是同志！”正喊之間，兩個黑影來到大樹前面站住了。來人中有一個悄聲說：“趙長發同志，我們是抗聯。”“山怪”還是故意問：“啊，抗聯是啥呀？”

“趙大爺行啦，自家人，我們有証件。”來人似乎非常有把握地說。可是咱們“山怪”問的更特別：“你們是哪家的？”來人連忙喊：“我們是五支隊的。”

“五支隊？”“山怪”心裡有點納悶，因為他知道，一個月前鉄牛溝一仗打過，五支隊就撤退到樺樹嶺去了，離這一百多里路，要來這裡得通過日本鬼子三道封鎖綫……。“山怪”又故意把槍弄得七噉咋噉响了一陣之後，說：“好吧，進屋再說。”

這兩個人好像放心了，他們非常恭順地都進來了。“山怪”借着小油燈的光，把兩個人一掃，立刻看個清楚。在前頭站的是個大個兒，真說得上是地道的彪形大漢，兩道濃黑的眉毛，兩只眼睛不住地轉動，一望可知，他在好奇地觀察這小屋裡的一切，好像這破馬架也和它的主人一樣的神奇。站在他身後的是個小個子，消瘦的臉卻長滿連鬚胡子，兩只眼睛閃閃有光，他漫不經心地打量著趙長發。“山怪”一看兩個人的打扮差不多，頭上都是八成新的狗皮帽子，落滿了白雪，顯得更加腫大；身上穿的都是破破亂亂、縫滿黑黑白白補釘的舊棉袄，腳上用破亂麻繩綁扎著牛皮鞭韃。兩人身後都背著鬼子的三八式步槍，只是沒挎子彈袋。這兩個人摘下狗皮帽子，用力抖身上的雪。這時，那只獵狗機警地溜過來



在两个人身前身后用鼻子直嗅。“山怪”故意哼了一声，可是那猎狗立刻站起来用两只前爪要扒那大个子的双肩。大个子慌了，向后直躲，嘴里忙忙向“山怪”哀求：“赵大爷快叫住它，可别开玩笑……”

“喝，老弟你个头挺大，胆可不大……嗤！走开！大黑。”猎狗乖乖地蹲在“山怪”的身旁。

大个子定一定神，才陪着小心地说：“赵大爷，说真的，可把我们哥俩累坏了，一天没吃饭啦……”

“你们哥俩从哪儿来？”“山怪”一本正经地问。这时那个小子连忙走过来，向“山怪”解释起来，他一句一句地说，很怕“山怪”听不明白：“是这么回事儿，铁牛沟我们支队打了个漂亮仗。”

“打死五十多个鬼子。”大个子赶忙补充一句。

“还缴了三十多枝三八式……完了就撤到樺树岭去了。队长要和二支队联系，谁不知道二支队实力强，打得硬……就派我们来联系。”

“我们走了两天，都是夜里走，白天躲在山里，过了三道封锁线，好不容易……”说着，小个子撕开棉袄里的破布，拿出一张揉皱了的硬纸递给“山怪”，小心地说：“你看这是我们队长给冯队长写的信，这是他的手戳……请你把我们领去。”

“山怪”一听，心想：说的倒对路。但他接过那封信还是仔细地看了一遍，问道：“那么说你姓刘？”

“对，他姓刘，我姓孙。”小个子连忙自我介绍。

“好哇！真是一家人，就是没见过面。”“山怪”说罢哈哈笑起来。也不知是“山怪”的笑声太大了还是怎的，这两个人竟被他吓

住了，一句話也沒答出來。還是“山怪”過去一手拉住一個說：“坐下先歇歇。”那姓孫的非常親熱地說：“趙大爺，了不起，真是名不虛傳，今天見面更叫人佩服，真是聞名不如見面。剛才要是鬼子，只要你的手一掏，保險叫他完蛋。”說罷十分恭維地笑了笑。這時那大個子正貪婪地盯着“山怪”的那隻單筒槍出神。

“哼，兩種人兩種招待，不是說大話，鬼子、漢奸不來便罷，來個十個八個的，叫他有好來沒好去！”

姓孫的吞了下舌頭，嘴裏緊說是是，表現出對“山怪”敬佩萬分的样子。

“來來，別客氣，你們抽煙，我做飯。”說罷就把旱煙包扔給他們。這兩人也真不客氣，撕了塊破紙一人卷了一支，把槍摘下來，坐在小炕上慢慢抽起來。“山怪”把他們那雙黑手瞟了一眼就去點火做飯。不一會姓孫的湊過來蹲在灶旁，和“山怪”嘮嗑，他不斷打聽三支隊的情況，可姓劉的吸了幾口煙就大聲咳嗽起來。“山怪”問：“怎麼，這煙勁大吧？”姓孫的連忙替他解釋說：“他不會抽煙，什麼都要照量。”說罷狠狠瞪了大個子一眼。“可不，真辣……”姓劉的一面咳嗽一面說。

“趙大爺，三支隊離咱這多遠？”姓孫的又轉向這個話題。“山怪”想了想說：“這可難說，道不是直的，拐大彎繞小彎，爬山過河，鑽樹林子……誰也說不准有多少里。”

“得走多久？”大個子早把煙扔了，也湊過來低聲問。“山怪”看看他說：“一天是它，兩天也是它，要是路生一輩子也別想找到！”

兩個人互相望了一眼，都显得很惊奇。

“有你老人家領路，我們就放心了。

“跟我走管保都是近道。”“山怪”得意地說。

这两个人交換了一下眼色，都顯得特別高興。

說話之間“山怪”就把飯菜做好了。这两个人也許真餓了，大口嚼着狍子肉，吃着小米飯。

姓刘的边吃边贊美着，說有几年沒吃到了，如果就上几杯“毕路”(注)該多美。“毕路是啥？”“山怪”覺得有点奇怪，但是他只当沒听着，更不多問。这时小个子又瞪了姓刘的一眼。“山怪”瞧着他們俩吃飯，又和他們嘮起来。

“你們都是多咱参加队伍的？”“山怪”随便地問。

“我参加五年了，他是前年参加的。”姓孙的毕恭毕敬地介紹着，并且还补充一句：“都是庄稼人，受不了汉奸的气……”

“汉奸他媽的可真恨人，你們都干掉过多少？”

“……唉，真遺憾，总也沒遇到，仅仅干掉过几个鬼子……”

“山怪”一听气憤地說：“你們再遇上这些狗，可千万别饒过！要給庄稼人报仇啊！”

“那是自然的……”姓孙的說着又看了大个子一眼。

后来他們研究起来什么时候出发。他俩主张連夜赶路，姓孙的很严肃地說：“赵大爷，上級給的任务很紧，事不宜迟，早一天联系上，早一天完成任务……”姓刘的在一旁忙着插一句：“不然連覺都睡不好。”“山怪”的脸上沒有表情地听他們說。姓孙的又試探地問：“現在出发，天亮就差不远了吧？”

(注) “毕路”：啤酒的日本語发音。

“山怪”摇摇头說：“那倒是，可是我說不行。你們两天沒睡覺，外面雪又大……”两个人一听似乎也感到这風雪的威胁，他們不約而同地向外看了看。但是姓孙的还是坚持馬上出发：“为了抗日，就別怕吃苦遭罪了。”

“你們为了抗日？”“山怪”有点忿怒地冷笑着。两个人不由得一愣，可是听下去又放心了，“山怪”說：“难道我是扛膏药旗的汉奸？我姓赵的要給反滿抗日出把力，就豁出这把骨头了，貪生怕死的就不叫中国人！”两个人一听互相瞧了一眼都沒吭声。

赵长发还要一口气說下去，就在这时，猎狗突然跑到門口，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几个人也都听出嚓嚓踏雪的脚步声。姓孙的放下碗筷机警地站起来，朝大个子說：“走，咱們去看看。”說罢就和姓刘的飞身奔出房外。“山怪”呢，也操起他那老单筒，掩在門旁观望着。他在黑影里借着白雪的微光，看見两个伪警察走近前来。就在那两个狗子端起匣枪，还没等喊出“举起手”的一刹那，孙、刘二人早飞起腿来不偏不斜踢在狗子們的手腕上。两枝匣枪飞起老高，又落在雪地上，发出沉浊的响声。这时两个人早窜过去，一人抓一个，三把两把就把两个狗子按倒在地上，敏捷地解下狗子的腰带，把狗子反綁起来。孙、刘二人拾起匣枪，把狗子提起来，連推帶吆喝，两个伪警察就踉踉跄跄地給塞进了小馬架。

赵长发把这番情景看在眼里，他声色不动地又把猎枪挂起来。姓孙的进来了就喊：“赵大爷，鬼子給咱送礼来了。”“山怪”微微一笑說：“你們二位是好样的，干得干净利索！”两个人謙虛里又带着得意地說：“沒啥，汉奸都是孬貨，不劳你这老英雄动手！”

“山怪”沒吱聲，只是微微地笑着。姓孫的又警覺地到外面巡視一番，回來往小炕上一坐，非常嚴肅地審問起那兩個渾身是雪的偽警察：“你們一共來多少人？要說實話！”

偽警察惶恐地回答：“就是我們兩個。”

“從哪來？要幹什麼？”姓孫的嚴厲地追問。

“我們都是討伐隊的，發現有兩個抗聯進山了……隊長命令我們跟下來……”另一個補充說：“隊長說捉住活的賞一千元……”

“好啊，真是異想天開！”姓孫的譏笑地說，並且瞟了“山怪”一眼。只見“山怪”氣呼呼的，瞪着溜圓的眼睛，朝狗子大罵起來：“好，這死漢奸，我叫狗把你們咬死，解解我的恨！”說着就要喚狗。姓孫的趕忙阻止：“趙大爺使不得，使不得，咱們留活的，連人帶槍一起給馮隊長送去做見面禮。”“山怪”只當沒听着，他還是盯着兩個狗子，呼呼直喘。不過你會看出他對姓孫的話已經表示同意了。

兩個偽警察也像放心了，但還是不住地點頭哀求：“我們該死，我們該死……這是上支下派……沒法子，你們怎麼發落怎麼領……有什麼吃的賞給一點……肚子太餓了。……”

“山怪”一听又火了，口里大罵：“狗日的，給你留下命就好大便宜，還想吃……我喂狗也不給你們吃！”

姓孫的等“山怪”說完，就低聲地，但很嚴肅地向“山怪”說：“別發火，咱們隊伍的紀律是不虐待俘虜，給他們點吧，你知道留活的有用啊！”

“好，有用！給吧，你們給去。”“山怪”的氣好像還沒完全消似的。姓孫的也不管他，轉過身來命令兩個偽警察坐在地上，又

让大个子拿来小米飯，一人一口地喂着。姓孙的站在一旁警戒着。“山怪”在一旁看着也不吭声，他悄悄地摸了一下猎狗的头，猎狗立刻跑去用爪去搔門。“山怪”过去开了門，把猎狗放了出去。姓孙的带有几分戒心地問：“它又发现什么了？”

“有屎了……”

“啊，这狗还挺通人性呢！”姓孙的逗趣地說，好像有意討“山怪”的欢心，調解一下紧张的气氛。

这时候真出乎意料，捆在地上的一个伪警察不知为什么竟噗哧一声笑了，姓孙的馬上瞪着眼睛狠狠地呵斥他：“笑什么，老实点！”我們的“山怪”一捋胡子，嘿嘿地冷笑了两声，伸手点着那小子的脑門說：“好啊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給日本人当儿子当走狗……你害了多少中国老百姓！”“山怪”越說越气，他又像老虎一样吼叫起来：“我要枪毙你个狗汉奸！”說罢就去操他那枝猎枪。姓孙的一看急了，过去把住“山怪”的手，低声对“山怪”說：“咱們不能打罵俘虏啊，你要注意紀律！”声音带有几分警告的成分。“山怪”这时虽然把枪放下，可是嘴里还是喊：“不行，非让他吃一把‘炒豆’不可！”“好了，消消气，留着他們吧。”

“山怪”好像不得已似地揮了一下手，仍然大声地喊：“你这狗东西走运，咱們的抗联同志說情，便宜了你，要不，至少也得賜你們两脚……。”

“山怪”正喊着，就听外面雪地有响声，除了“山怪”，四个人都竖起耳朵听，“山怪”却不慌不忙地說：“哎，沒事，这是我的大黑回来了。”說着推開門就出去了。孙、刘二人很紧张地站起来，提着短枪死盯着那扇板門等待动静。連伪警察也瞪圓了眼睛，好

像就要发生什么事似的。过了一会儿，門吱的一声，原来是那只猎狗钻进来了。它在伪警察的身边竟抖起那像肿了一样的身子，雪，进了两个伪警察一脸，一个警察忍耐着，另一个罵了声“他媽的！”紧跟着“山怪”也进来了。孙、刘二人又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，就又和“山怪”討論起什么时候出发的問題。

孙、刘二人还是主张馬上出发，坚决得很。“山怪”最后一句紧逼一句地追問：

“风紧雪大——你們能走？”

“不怕，你紧走我們紧跟，跌倒就爬起来，沒啥！”

“一夜不能歇脚，停一停就冻到地上！”

“这个我們懂。”

“这两个死料，”“山怪”朝着两个伪警一努嘴說：“可是贅脚貨！”

“不要紧——我們俩一人牵一个……”

“遇上野牲口呢？”

“咱們都有枪。”

“山怪”沉思一会，終于表示让步了。他收拾一下行装，把他那单筒枪挎在肩上，說一声“走！”大黑也要跟着，被“山怪”呵斥回去了，他連門都不鎖，就三脚两步赶到最前头帶路。

风雪还是很大。风长声呼啸着，把整个树海刮得如雷鳴一样，真像是千軍万馬在这里边奔騰；又像决了口子的河水流下来。鹅毛似的雪片，枯枝残叶，稀里嘩拉一齐洒落下来，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，风吹雪打，使人睜不开眼睛。“山怪”在头里走着，这风呀雪呀，他滿沒在乎。他牵着藤条，攀着小树，就像飞的一般。